

## 傅增湘先生治学箴言辑录

□ 贾大伟辑录 古籍馆善本组

傅增湘先生作为民国时期藏书大家，其文献学功力甚深。阅其所撰之《藏园群书题记》及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深感傅先生寓目之广，学问之博。他于古籍文献之收藏、版本、校勘、辑佚及影印多有真知灼见。本文从傅先生所撰之题跋、序言中整理其学术箴言三十九条，分收藏及影印古籍、考证版本、校勘古籍、辑佚整理古籍四类，并标明出处，以纪念傅先生文献学之功绩，展一代大家风采。

### 一、收藏及影印古籍

（一）使昔贤者留贻之经训，前代守护之遗编，将自我而沉霾，何以告古人，更何以慰来者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监本《周易正义》跋，傅增湘于1935年将所购宋刻本《周易正义》邮至日本，选良工影印之，使此秘籍化身千百，良有此言。

（二）宁听其空缺，而不加填补，具见彼邦学者之矜慎……礼失求诸野，有以哉。

按：此言出自朝鲜活字本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跋。傅增湘阅朝鲜活字本《附释音周礼注疏》，见该书卷五、六疏中多空白处，或为宋本湮没处，知朝鲜刊者守其旧制，宁留缺漏，不随意填补，遂有此慨叹。

（三）断种奇书，刚主其善藏之，勿徒以宋刊精本视为文房之雅玩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刊巾箱本《四朝名臣言行录》跋。傅增湘得此本遂与洪氏本相校，则此本之内容多洪本所无，傅氏认为此本乃原书真本，洪本则覆刻宋代坊刻之本，删节改易甚多。此书非傅增湘藏本，为谢国桢自曹秉章处获得。然校阅其书，虽非己之所藏，傅增湘仍留此言以嘱谢氏，良为箴言。

（四）夫物以罕而见珍，世固有古刻不足贵而近刻转为奇者，此中消息，非深知甘苦者未足与言……慎毋以为近代重梓而等闲视之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浮溪遗集》跋。此康熙七年（1668）汪士汉刻本《浮溪遗集》，傅增湘获此本，知此本为其书久经散失之后，家刻重辑之本，传播殊为艰难，且传播极罕，殊为珍贵。虽为近代之刻本，亦弥足珍贵，遂有此言，以示后学。

### 二、版本考证

（一）毋令穷经好古之士终于泯没而无闻，斯亦吾辈之责。

按：此言出自四库馆写本《春秋会义》跋。傅增湘得四库馆写本《春秋会义》，认为此本乃四库拟进而未收之书。后得孙葆田所刻《春秋会义》，阅其序言知该书曾入《郡斋读书

志》及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。因而考《宋会要》中《崇儒门·求书类》知此书宋代有四川眉州进士杜萼之刻本。傅增湘乃录其考证之经过，为昔日古乡贤添一故实，良有此言。

（二）世人矜言板本之学，大抵穷搜目录，考其行款，或参摩书影，记其格式，遂谓纲要尽在是矣。然此第为寻行数墨者言耳，若欲确定年代先后，风气迁移，与夫修补重刊初开晚印之异趣，非博通广览，亲见原书，殆未易以空言而悬决也。

按：傅增湘从虞山宗子戴处得宋淳熙刻本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乃取家藏诸本与之详观，认为此本乃宋淳熙初刻本，甚为欣喜，遂发此言。

（三）鉴别版本，非多闻博见，宁可轻肆评断哉。

按：此言出自补题校本《中吴纪闻》跋。傅增湘得汲古阁本《中吴纪闻》。此本中有毛扆据叶盛抄本校注。据毛氏言，此书尚有嘉靖以前刻本，虽雕刊精雅，然错讹甚多。后董康据元刻本翻刻该书。傅增湘得董康本以校对，得错讹处甚多，遂认为此元刻小字本即毛扆所言之嘉靖以前刻本。遂发此言。

（四）惟论学之道，要在心平，考证之途，必勤目涉，意气固无所于争，而是非终不欲曲徇。

按：此言出自明涂桢刻本《盐铁论》跋。明弘治涂桢刻本《盐铁论》为明以来善本。清张敦仁据涂本翻刻，亦称佳本。傅增湘自缪荃孙处得观此本，后傅增湘以重金购之。

张元济欲刊行《四部丛刊》之时，傅增湘语张氏曰此书之本，莫善于缪荃孙所藏之张氏本，此为涂刻真迹。然而叶德辉起而抗争认为此本非真涂刻，最后张元济亦从叶德辉之言，舍张本而用长沙叶氏藏本。而傅增湘汇诸本而观之，按图索骥，终证张氏本为涂刻真迹，遂有此论。

（五）凡学问之道要以实验为真，无假空言以取胜也。

按：此言同出于明涂桢刻本《盐铁论》跋。傅增湘考《盐铁论》之版本，认为叶德辉所藏之本实为明正德、嘉靖间刻本。傅氏寓目诸本认为涂本笔意秀劲，为明成化、弘治间所刻，而叶德辉娴熟于著录，于涂本真迹未曾得见，因不免持论倒置。傅增湘遂发此言，以明版本学治学之本。

（六）夫不谙风气，不识刀法，横逞脑臆，强词武断，其能免于不知妄作之讥乎！

按：此言出自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之宋绍兴刻本《通典》二百卷。此本为宋绍兴刻本，但岛田翰之《古文旧书考》竟指此本为朝鲜翻刻。傅增湘阅此书于日本，因识版刻之风遂有此讥，亦可为治版本学者之箴言。

### 三、校勘古籍

（一）阅者幸勿以写刻粗率而皮相失之。

按：此言出自元大德本《北史》跋。此傅增湘得元大德刻本《北史》。以此本校以武英殿本，此本所留文字甚佳，字多不误。遂叹元本之佳，而诫阅者勿以刻书之皮相论其好坏。

（二）欲采此刻以传，宜取此两卷脱文误字改订，以缀后幅，毋令沿讹袭谬，貽累于后来。

按：此言出自明刊《新唐书纠谬》跋。傅增湘得明赵开美刻《新唐书纠谬》，知此书宋刻存佚不可考，遂以钱大昕、顾广圻手校之知不足斋本与此本对校。遂知赵氏刻本卷二、卷

二十多有脱误。以至于将卷六之文补于卷二十之漏处，以充全本。傅增湘校其书得其误，遂有此诚。

（三）疑撰目者实未通校全书，不知其苞藏珍异如此，故举其小而失其大耳。

按：傅增湘于徐坊处得黄丕烈手校明嘉靖黄姬水刻《汉纪》，遂据黄丕烈之校以罗列黄刻之讹误。然傅氏考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中言黄刻本与影宋本相校之文未提及其所校之内容，遂疑撰其目者未能通校全书，固得言失其大耳。

（四）昔人谓古书必求旧本，其卷第未经后人改并者，方为可据。

按：傅增湘于厂市得清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抄本《靖康要录》，以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互校，发现其卷次篇第多有所异。傅取《三朝北盟汇编》诸书汇校，认为萧山王氏十万卷楼抄本其卷次合古人旧第，其错乱讹误亦无后世本多，因有此慨叹。

（五）凡校书之法，切勿笃信前人。世人偶得名家校刊之书，辄笃守其本，谓已决无罅漏，岂知异钞秘刊，海内方迭出不穷，吾辈览玩之所及，或为昔人耳目所未经，刻意寻求，往往后来居上。

按：《华阳国志》一书有廖氏题襟馆刻本，因该本为顾广圻所手校，世之读者皆以为无可遗憾。然北平图书馆收得此书明嘉靖刘大昌刻本一种，傅增湘从赵万里处许得借归，与廖氏本对勘校，得订正之处多至四百余。欣喜之余，遂有此感发。

（六）知此本之可贵，初不在年代之远，雕刊之精，独其渊源既古，使神明顿还旧观，一扫元、明以来相传之谬种。

按：此言出自洪武本《贞观政要》跋。傅增湘得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本《贞观政要》。遂以此本与乾嘉旧本及元、明诸本相校，改订处得六百四十五字。并指出戈氏诸本之讹误，傅增湘认为此洪武本《贞观政要》较之元、明诸本更切近吴本之原貌，因有此言。傅氏之言不可做《贞观政要》其书版本之定论。但其收书不以雕刊之精，但以版本渊源之故，实为藏书家之箴言。

（七）凡读古书者，设非目见原本，固有不可尽信者耶。

按：此言出于校《朝鲜史略》跋。《朝鲜史略》六卷，该书流传甚稀，傅增湘曾得叶志诜抄本之影写本，以为出于万历刻本，甚以为佳。然而，后与北平图书馆所藏之万历刻本对校一过，所得脱讹补正甚多，遂有此言之感叹。

（八）世之善读书者慎勿震于昔贤而故步自封可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校宋江州淳祐重修本《舆地广记》跋。傅增湘得宋江州覆刻淳祐重修本《舆地广记》，遂与黄丕烈翻刻宋本相校对，得补遗甚多。傅增湘认为黄丕烈刊书，号为精审，又有顾广圻之校勘，然仍不免缺漏。遂有此言。

（九）岂知披沙捡金，往往得宝，顽璞之剖，实蕴连城。若徒肆耳食之谈，以皮相为事，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跋。傅增湘得宋闽刻本《纂图互注荀子》，世人多以此书闽刻本出自坊肆之中，未得重视。而傅增湘以顾氏世德堂本与之对校，勘出世德堂本错讹甚多，知此闽刻本之宝贵，遂有此言。

（十）读书贵得古本，要必悉心翫诵，乃知其胜，惜乎皮相者多，而真赏者日少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本《纂图互注扬子法言》跋。傅增湘得此宋刻本《纂图互注扬子法言》本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。此本晚印模糊，注文多删落，多元代补刊之叶。然与世传之顾氏世德堂本对校，发现此宋刻本佳处甚多，可补顾氏本之缺漏甚为不少。故言世德堂本虽开本宏朗，精美悦目，但其内容反不及此本，遂有此言之慨叹。

（十一）读书不得旧本，慎勿轻言校勘。

按：此言出自校《北梦琐言》跋。傅增湘于此书曾得明万历刻本，以其本为诸家书目所未载，殊为珍视。后傅氏从翰文斋得吴騫拜经楼旧藏之影宋旧抄一帙。将此本于万历本相校，发现万历本第二十卷，其文与他本无一字相同。

后傅增湘又以卢见曾雅雨堂本与之对校，发现雅雨堂本文字与抄本同，但其每条标目，迥然各异。傅增湘先生便取诸本相互推研，认为卢见曾之刻雅雨堂本出自吴岫家，而吴本原缺第二十卷。卢见曾便以明《稗海》本补之，但《稗海》本无题目，于是卢氏便以己意为之标举，遂有此误。若不得此影宋旧抄，傅先生几乎以明万历本为佳刻善本，亦不能发现雅雨堂本之误，遂发此言，以警后学。

（十二）要之典籍流传，古来皆持写录以延其绪，至宋代刻梓盛行，易写卷为雕版，中更变革，同异遂生，文字之差讹，卷帙之增减，遂为书林一大关键。此亦言校讎者不可不知。

按：此言见之校《述异记》跋。傅增湘先生原有影写宋书棚本《述异记》。取其与程荣刻本相校，改订无多。后傅氏取《太平御览》逐条校对，发现有四十七条为影写宋书棚本所不载，遂记之于程本之后。傅增湘遂论异道《御览》修书在北宋初，书棚本则在南渡之后，相距不过百余年，则修书时尚存完帙而逮至刻书时，中经汴京之乱，传本已有残缺？或宋初所见为卷子本，迨其后据卷子编刊，不免重事裁汰？傅增湘不能解其因，遂作此言以贻后学知之。

（十三）后人不详考源流，第遵信世德堂本，而妄议古本之得失，是以不误为误，宁非笑端。昔颜黄门言，士不读尽天下书，慎勿轻下雌黄，岂不信哉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蜀刻安仁赵谏议本《南华真经注》跋。傅增湘于文禄堂王晋卿处得此宋蜀刻本《南华真经注》，遂将此本与世德堂本相校，得改订数十字。又孙毓修据沈岩校本录出校记一卷附于世德堂本后，傅增湘校对后发现其书《天运》篇正文中缺七句，三十五字之文。傅增湘据《南华经》前后文认为此三十五字应为注语误入正文，故世行本有之，而古本不载。

后傅增湘先生见敦煌石室唐人写本《天运品》，正无此三十五字，始知古来卷子本相传如是，遂有此言之发。

（十四）盖后人过信宋本，以为必无误差，岂知宋时坊刻草率，讹谬亦正多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钞本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跋。傅增湘得朱筠、朱珪所藏《新刊权载之文集》五十卷本。此抄本为朱氏刻本之原本，傅氏取两本相互校对，卷次悉合，惟行款改易及各卷目录删去耳。后宋刻本权载之集出于厂肆，杨绍和、叶德辉、莫伯骥等人皆言朱刻之不善。

然傅先生校对其书发现朱刻改易行款，校刻草率，固然不善。然宋本讹误亦甚多，不可凡事以宋本为是，遂发此言。

（十五）宋本虽古，未必可尽从；明刻虽晚，亦不无可取；是要在善校、善读者而已。

按：此言见于明刊《唐孙樵集》跋。傅增湘先生得此书明末吴讎刻本，遂欲将此书之宋蜀刻本相校而发此言。后傅氏校两本之异同，认为宋本胜于明刻。此言在此书校阅中遂被推翻，但其阐发之理甚确，亦可谓箴言。

（十六）一经传刻，便多差失，校书所以贵原本也。

按：此言见之影宋本《披沙集》跋。傅增湘于琉璃厂中得杨惺吾据所藏南宋书棚本而影写本。傅先生据此本与席氏本相校，订正讹误至五十余字。然席氏刻书亦从南宋书棚本出，可见俱从宋本而出，一经传刻，便未免讹误。傅先生因有此感言。

（十七）钞本之可贵，不必远溯明代、清初，凡在刻本以前所录，皆大有可取也。……后人从事校讎者，其深体此意乎。

按：此言出自校钞本《公是集》跋。傅增湘于厂甸冷摊中得抄本《公是集》。此本卷首有“钦定四库全书”六字，知其为从《永乐大典》辑本录出。初傅氏不以为意，觉此抄本与武英殿聚珍本无甚差异。然经与卢氏抱经楼抄本及宏远堂所存残本校勘两过，共补得诗十六首，文六首。遂觉此旧抄本不可等闲而视之，发此言以明其识。

（十八）《大典》辑出之书要以得馆中初编本为贵，缘其尚未经馆臣之笔削，则去古犹未远耳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雪山集》残本跋。傅增湘得《雪山集》写本二帙，傅先生云此本为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初辑时所录之副本。将此写本与武英殿聚珍本相校，则两本编次殊有不同。该本所录之文，武英殿聚珍本多有删削。傅先生遂发此言，使后人知其中缘由。

（十九）凡得古书，广罗众本，寻讨源流，博观详审，方能辨其良楮。

按：此言出自跋明弘治金兰馆活字本《西庵集》。此本为董康所藏，傅增湘得以观览校阅，遂与明万历叶氏本《西庵集》相校，则知此本之文有叶氏本所无。盖叶氏之本原非原本完帙，而张氏金兰馆刻本或为黎氏原编，因此傅先生遂有此言，为之感慨。

（二十）余尝谓《四库全书》为吾国典籍之渊海，而编辑之疏失与改窜之谬戾，为有识之同讥。倘异时重事缮录，要当博采旧刊，访求原帙，缺者补之，删者复之，妄改者纠正之，庶足垂为定本。

按：此言出自宋本《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》跋。此本为该书宋刊孤本，傅增湘得于苏州陈金和之手，从目录钤有“翰林院典籍厅关防”之印，知此本为四库进呈本。后傅先生将此本与《四库》本相校，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甚多。遂一一董理，改遵原本，以恢复其书原貌。遂对《四库》本之得失，发此中正平实之言。

（二十一）余尝谓毛氏刻书，富逾万叶，然其校勘，咸未精审。且有家藏宋板，而付梓多沿俗本者，殊难索解。

按：此言出自影宋本《松陵集》序。傅增湘得影宋本《松陵集》，此本钤有“子晋”印，知为毛氏旧藏。然将其书与毛氏汲古阁刻本相校，则毛氏刻本，错讹甚多。令傅先生殊为诧异，谓毛氏既得宋刻旧本，缘何所刻之书用此俗烂之本。遂发此感叹，以明毛氏汲古阁刻本之弊。

（二十二）校勘之事，良未易言，非博求旧本，得所据依，自可循流以溯源，庶免冥途而泛索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校史随笔序。《校史随笔》为张元济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时期，费八年心血而成之著作。据傅增湘言，当张元济校勘群书之时，傅氏便有宜仿子晋题跋、黄丕烈书录之例，取诸跋勒为一编之建议。已而书成，张氏嘱傅先生为之序。傅增湘遥想近事，合州张石卿亦好学之士，欲手校全史，而未见善本，身后以遗稿托于傅增湘。傅先生观其稿疏漏无取，实难问世。遂有此慨叹，可为校勘者鉴。

（二十三）古书非比勘不知其优劣，未可据耳食为定论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之《韩诗外传》十卷之跋。傅先生言此书通津草堂本世称善本，然其临黄丕烈校元本，知通津草堂本讹误最多，不可为据。遂发此言，以警后学。

（二十四）世之善读书者，慎勿轻视残帙而高阁束之，更毋震于昔贤而故步自封也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之宋刻本《輿地广记》三十八卷之跋。此本仅存十二卷。傅先生将此本与黄丕烈翻宋刻本相校，得异字甚多。傅先生认为黄丕烈所据之宋本，字迹多模糊，重修本所补之字又不免舛误。此残帙宋本，与补遗其书大有裨益，遂发此言，以明校勘善本之义。

（二十五）其校笔非一人，极为古旧，不知谁氏。当时惜墨如金，而流传迄今，乃有名氏翳如之叹，吾辈可不自警哉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之清康熙项纲刻本《水经注》四十卷之跋。该本有何焯校跋，然傅增湘认为此本所校者非一人，但其人未属名氏，因有此叹。傅氏校书，必留名氏或斋号，亦其校勘之通例。盖非刻意显其名于典籍，但便后之学人考证耳。

#### 四、辑佚整理古籍

（一）夫选辑文字，不出二途：一则精选古来名作，各体咸备，用为程式，以启津梁；一则穷搜博访，多录罕见之文，以发潜阐幽为志，网罗遗逸，籍广流传。

按：此言出自明初刊《文章类选》跋。此书为明洪武年间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橚所编。其书汇昔人所集《文选》《文粹》《文鉴》诸书所载之文而选之，分为五十八体。其编次冗杂无宗旨，义例亦不足道。傅先生遂有此言发覆于此，以告选辑文字之真义。

（二）文字典籍者千秋之大业，天地之精英也。其留贻也，为前人精神之所寄；其兴废也，为一朝气运之所关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宋代蜀文辑存序》。傅增湘先生为四川宜宾人。顾于校书之余多留心于乡邦文献。此《宋代蜀文辑存》初名《蜀贤丛书》后屡有增益，终辑有四百五十人，文两千六百余篇。傅先生于书成之日，遂有此叹，亦可作典籍兴废之佐证。

（三）夫经籍之传于世，非徒以其文也，要皆载有物焉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金华经籍志序》。胡宗楙撰《金华经籍志》，傅先生为之序。感其书所收罗内容宏富，包罗万象，且于政教、器物之学皆有所补，故发此言，以明纂集经籍之义。

（四）吾国典籍，夙称浩博，然统系分明，最裨实用者，莫如地志。

按：此言出自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序》。时袁同礼先生领馆政，赵万里先生司采访、纂集之事。此序为1933年北平图书馆甲库之书目，凡书3796部，78199卷。傅先生为此做序，论其收录方志之功，遂有此感言，亦是对馆中前辈之赞叹。